# 【旧年艳曲】 【完】

羊乳１

夏日，宫府，清禾院。

走廊上走来一个绿衣侍女，这侍女是宫府那病弱的大少爷的贴身侍女，顾小苔。

顾小苔身着绿色薄衫，身型高挑纤细，长得却是一脸单纯。她端着一碗冰奶向宫珏房间走去，刚踏入一步就看见自家大少爷正坐在桌旁看书，象牙白的皮肤，挺直的鼻梁，瘦削的下巴，看起来长得倒也温和，却不像外人传的那般身弱。

他似是听到脚步声，侧过脸看着顾小苔微微一笑，朝她招手：「过来吧……奶奶又让你给我端了什麽吃的？」

顾小苔将冰奶放在桌子上，奶声奶气地回答道：「大奶奶说这是羊奶，喝了对身子好，怕你太热，叫我放了许多糖……冰库里冻死啦。」那最後一句带出了点抱怨的意味，她瞪着眼睛看向宫珏：「都怪大少爷，装什麽病，害死我了！」

「是，是，我不好。」宫珏放下书，将顾小苔搂紧怀里，强迫她坐在自己怀里，那力道看着一点都不像病痛缠身之人。

他用脸蹭了蹭顾小苔的脖子，逸出一声叹息：「好香，你比羊奶香多了。」修长的手一只扣住她的腰，另一只抓着调羹，神色不明的看着那碗羊奶。

顾小苔扭了扭身子，领子松了松，露出锁骨上的几处咬痕，看起来有些暧昧不清。她挣不开，便睁大一双大眼：「放开啦少爷……呃啊！不要碰那里。」白玉般的长指隔着薄薄的夏衫在她腰侧打转，宫珏将眼神转到她脖子上，面色不变，心里想到那痕迹是他昨晚咬的，还是今早留下的呢？他尚在思索，就听到怀中的顾小苔已经开始发抖，嘤咛着在他耳畔低语：「少爷、停下啊……我受不了了……啊啊、不要了……」

顾小苔的敏感点集中在腰部和腿部，平日里教人不小心碰到便会酸软上好一阵子，大少爷发现这个事情之後便时不时将她抓到怀里逗弄她，直到她受不了向他求饶才肯放过自己。

「舒服吗？」宫珏问道，手上动作不曾停下，伸出另一只手将她的身子微微提起靠向自己，再将薄唇凑去亲吻她的脖子。

「啊啊……不要……早上才、才……」顾小苔意识到他要做什麽，立马拒绝，稍稍带了点鼻音，听起来倒像是在诱惑，却说不出後面的话。

宫珏不理会她，伸出舌头在她雪白的胸口舔了舔，缓缓向上，满意地感受到顾小苔抖得更厉害，喘的更急促。他停在那条微微隆起的血管，小心地咬住，用舌尖顶弄、转圈，顾小苔不曾被如此玩弄过，最致命的部位被当做了调情工具，她细细地呻吟，在宫珏耳畔又喊道：「呃……舒服……大少爷——啊！轻一点、轻一点啊啊啊啊！」

宫珏听她喊舒服，变本加厉地舔咬，不再在她腰侧画圈，而是紧紧让她贴近自己，不容许逃离分好。

「唔……不要咬了……不行了、我不行了……」顾小苔迷蒙地说道，哀求终於让宫珏停口，她看向宫珏，小嘴微张。

宫珏靠过去含住她的小嘴，神色温柔，舌头主动钻进去寻她的，在那小小的空间互相推动、舔吻，顾小苔迷迷糊糊地「嗯」了几声，胸部在宫珏胸前蹭了蹭，主动贴近了些，想是被弄得舒服了，嘴角有一滴唾液缓缓流下。

间或有暧昧的吸允声传来，顾小苔脸色发红，却将这个吻加的更深，伸出手环住宫珏的脖子。

宫珏空出一只手，解开她胸前的衣带，上半身的领子敞开，但那衣服腰封极高，其实也只是到胸部下方，因此那领子开了正好让顾小苔的肚兜露出来。

白色的肚兜遮不住她饱满的乳肉，宫珏缓缓伸进一只手，隔着肚兜握住左乳，轻轻摩擦起来，拉动着布料，坏心地让那布料与奶尖摩擦，顾小苔敏感地绷紧身子，想叫出来，却早已被宫珏堵住了嘴，她试图挣脱，宫珏用另外一只手摁住她的後脑，细细地吻着她。长舌从湿浪不堪的小口缓缓退出，轻轻含住她的下唇，用舌尖抵住，再顺势转到上唇，这般几个来回後又入了那小口，顾小苔似是等不及，热情的再度含住那灵活的舌头，发出泽泽水声。

口上的动作狂野放浪，手上却很是柔情，顾小苔闭上眼沈浸在这快感中，突然感觉到肚兜被人撕开。

她睁眼看向宫珏，宫珏松开她的唇，喘息着将手里的碎步扔在地上，眸光深邃地看着她。

肚兜被撕开，只余下外衣，可以毫不费力地透过纱衣里面看见雪白丰硕的乳肉，艳红的小奶尖翘起，顶出了一小块凸起。

「不要看……少爷好讨厌啊，又撕我衣服。」顾小苔委屈地看着他，但并非真的生气，她体内的情欲被唤起，那淫浪的奶尖不就是证明，此刻，她等待着被宫珏狠狠进入、占有、填满……

回想起今早以及过往的记忆，她的眼神不由散涣起来，那巨大的东西，带着可怕的力量一次次占有她、掠夺她、将她的下面弄得湿湿的，有些痛，但体内的瘙痒与快感却让她总忍不住再次期待它的重归，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直到她真的受不住，哭着向少爷求饶……

她的意思很明显，可宫珏却突然岔开了话题：「顾小苔……羊奶要冰了，你说怎麽办？」

那眼神里带上了三分兽性，饥饿的野兽仿佛看向了她的胸乳。

作家的话：

新人求包养

☆、羊乳２

顾小苔红着眼，感觉下面的小裤都要被自己的水弄湿了，哪里想到他会提到这茬，又有些担忧地看了看他那幽深的眼神，说道：「要不、要不今天不喝了吧。」

宫珏沈默半晌，突然说：「转过去，扶着桌子站好。」他们很少用这个体位，顾小苔不禁有些兴奋，羞着脸照他说的做了，宫珏也站起身，将她身子向下压，一直向下、向下。

顾小苔瞪大了眼，有点惊慌：「不要了，不要再忘下了，那里、那里要碰到羊奶了……啊啊啊！」

她说着，右乳尖已经没入了冰冷的羊奶中，隔着那层外衣。顾小苔身子不禁发颤，好在宫珏停止了动作，不曾再往下，而是贴近她，从後面抓住她的右乳拉扯，在冰奶里玩耍，那一块的衣服湿了，大部分的乳肉也有了奶香味。

顾小苔扭动着身子，不出意外的感到了臀部那个粗长的东西，充满了热量，她不禁憧憬起来，再加上眼前这淫荡的场景，再度迷蒙，软着嗓子叫道：「嗯……

嗯……好舒服……顾小苔的那里好舒服……顾小苔好喜欢少爷……好棒啊，碰到冰块了……啊啊啊啊好凉啊……」

宫珏在她耳旁吹气，调笑道：「这才玩儿了你一年，你怎麽就浪成这样了？

啧啧，还天天一脸纯情呢……」

顾小苔听了他的话，下身湿的更厉害，难耐地又朝那个粗长的东西蹭了蹭，好像比方才又大了一点，好想吃下去，好想吃下去啊……不行了，受不了了……

「少爷……我不行了，快给我吧……」

宫珏笑问道：「哪里不行了？」

顾小苔倒也老实，她一入了情欲便会说些荡妇才说的话：「下面……嗯……就是那个小洞……湿透了啊少爷——呃呃呃啊啊啊啊啊、好痛！好舒服啊啊啊啊！」

宫珏听她说这些淫话，下手重了些，雪白的大奶子如今有了不少红痕，他有些苦恼地说：「那怎麽办呢？我一只手要扶着你，一只手又要安慰你这里，若是离开了……你受得住吗？」说着，暗示性地将泡在羊奶中的食指已经变成奶白色的乳尖。

顾小苔低下头，看着自己淫荡的胸部，说了句：「我自己玩……还请大少爷满足我的下面……」

宫珏舔了舔她的脖子，赞赏道：「真乖啊，不愧是我的小爱奴。」顾小苔羞着脸，用两手捧住自己的大乳房，轻轻揉动起来，宫珏将碗放在她另一个乳房下，准备去安慰顾小苔的小骚洞。

他掀开那条裙子，看见里面的小裤湿了大半，顾小苔感觉到他在看自己的下体，不由自主地将两腿夹了起来，互相摩擦，她抓着自己的乳球轻声哼道：「嗯……

舒服……少爷，不要让我的下面那麽难受了……小洞里受不了了，少爷再不进来爱奴就要死了……」

宫珏一巴掌拍在她的屁股上，声音低哑的说了句：「这麽欠玩，当初果真没看错你，真是个骚货。」

说着，解开自己身上的衣物，又褪去顾小苔的小裤，不留情面的伸出中指从臀缝中缓缓滑入小穴。

整个下半身都湿透了，入得也轻松，宫珏进去的时候顾小苔狠狠地揪住了自己的双乳，爽的直哼哼。

宫珏舔着她的耳垂，将光裸的身子靠在她的後背，双腿之间挺立着一根骇人的大东西，他快速抽动着手指，小穴里湿的要命，看似滑滑的，却总在他要退出去的时候发出巨大的吸力咬住他的手指，紧的很，不过一会儿下面就传来一片水声，他适时地将另外一根手指加进去，一起玩弄着顾小苔的浪洞。

「啊啊啊好舒服……深一点……再深一点……顾小苔是少爷的……啊！好棒……要去了啊、要去了！」说罢，将身子埋得更低，小穴里的肉紧紧包裹着宫珏的两指，浑身抽搐起来，幸好宫珏另一只手还扶着她，不然不知道得跌成什麽样。

喘息过後，宫珏将她扶起来转向自己，帮她坐到桌子上，两腿大张，乳球随着呼吸一颤一颤。那雪白的大腿内侧已经被春水沾湿，鲜红肥厚的小骚穴仍在吐着水，宫珏忍不住又将手指塞进去，这次是三根，抽插了没多久便又看见顾小苔两腿夹住他的腰抽搐起来，又到了一次高潮，奶尖上的羊奶顺着小腹滑落到小穴中，又添几分淫靡。

顾小苔的身子很是敏感，若是高潮了一次，那麽接下来只要稍加玩弄就会达到高潮，更别提大肉棒进去办事的时候，几乎一直是高潮状态。

宫珏附身含住她的乳尖，舔掉上面的羊奶，说了句：「好喝。」语毕伸手撤掉那层外衣，顾小苔便光着身子躺坐在桌上喘着气，突然觉得双腿被人抬起，她望去，只见宫珏拿着那碗羊奶看着自己的小穴微笑。

是要把那个倒进去吗？顾小苔想到了这个，不由为自己的淫骚紧了紧小穴，心里却很是期待，因为她好想被少爷玩弄，少爷永远都那麽温柔，不管被怎麽玩都愿意。

宫珏不曾倒入，先是伸出长舌含住了下面那张小穴穴口，大力吮吸几下後又把舌头伸入内力，都是软肉，互相在湿紧的小洞里摩擦，简直要融为一体。

「啊啊、啊啊啊啊好舒服呀、呀哈！好棒！舔到那里了！不行了……又要到了！」顾小苔抓着桌沿又是几下抽搐，又喷出一股花液来。

宫珏松开嘴，一只手扒开花唇，另外一只手缓缓地将羊奶全都倒了进去！

作家的话：求留言啊ＱＶＱ不然没有动力……

☆、羊乳３

「好冰、恩恩、好满了啊……顾小苔要死了……要被少爷玩死了……」见它竟将那乳白色液体通通倒了进去，顾小苔想起以往肚子里满是他精液的情形，竟也是八分像的，有时办完事，她微微翻身，腿间流出他的精液，惹得他又将他操弄一遍……

宫珏又凑过去问了问她，算是安慰，暧昧的水声吮吸声又响起，顾小苔淫荡的夹紧了自己的小穴，可过了一会儿，宫珏的手指又闯了进来，或者浓白的羊奶抽插起来，渐渐生出热热的感觉，顾小苔用鼻音哼哼两声，夹紧他的手指，到了不少次高潮，却被宫珏堵住洞眼，不许将东西流出来。

「乖……」宫珏见她气息平稳了点，便将自己的肉棒扶好，缓缓进去。

期待已久的肉棒终於进入自己，顾小苔流下了淫水，似乎是在迎接，体内微凉的羊奶和肉棒搅动起来，弄得她快爽死了。

她感到花心痒的不行，变哭求道：「快动一动啊……用力插我！」宫珏扶住她的後腰，声音已经低哑的不像话：「这麽骚！以後我不在你身边怎麽办？是不是要去找野男人！」

「呃啊、不找！嗯……好棒……我是少爷的爱奴…………我只要少爷……呀！好深！全都进来啊少爷……」宫珏狠狠地将自己全都塞进去，开始不停地进入她。

可怜的小穴艰难地吞吐着这个大东西，实在是太爽了，每当大东西似乎要出去的时候便紧紧地吸住它，但是它又没有出去，而是回到深处顶弄着里面的小花心，有时转几个圈，动作猛地把羊奶和淫业弄在一块，操出不少白沫来。

「啊啊啊……大肉棒……少爷的大肉棒好舒服……把我操了好多高潮……呃啊……啊啊……要一辈子含着大肉棒……」

宫珏红了眼，却仍是脸色温和，口中吐出淫荡的话来：「说！小骚穴以後要不要我操了？」

「恩……要的，永远都要被少爷操……」

「你看看你骚不骚，我才操了多久，你就高潮那麽多次！」「诶啊……大肉棒太舒服了……好喜欢少爷的大肉棒……小苔是个骚货……最喜欢少爷的大肉棒……轻一点嗯……羊奶在肚子里晃啦……」

宫珏又说道：「以後我把精液射给你，你都要给我吃好了，不许滑出来，就像今天喝羊奶的时候一样，听到没有？」

「恩恩，听到了……嗯啊……小苔喜欢少爷的精液，又白有多……好好吃……只想吃少爷的精液——咿呀！小洞要被操破了！」宫珏不顾她的尖叫，挺着腰凶狠地在里面兴风作浪，羊奶拍打着内壁，淫水顺着桌子滑落到地面，形成了一滩水。

过了一会儿，见顾小苔已经被操的浑身发软，跟没骨头似的，他便抱着她重新做回凳子上，女上男下地开始抽插，入得更深了些，顾小苔明明没了力气，却不由自主地顺着他的节奏上下动起来，羊奶开始顺着小洞滑下来，弄湿了两人的腿，宫珏却全然不在乎，只是奋力玩弄她，似乎想把她玩死，她只好任由她玩弄，从椅子到地上，再到门边，墙角，最後她快要失去知觉，乳尖被他咬肿，脸上满是泪痕，她哭泣着在窗沿上接受他的射精，一波又一波，整个人昏死过去……☆、当年（清水）

顾小苔第一次见到宫珏是在１４岁的时候，那时候她刚入府，被总管分去宫珏的院子里打打杂，有一次她在花园拔草，看见自家大少爷把浓黑的药汁倒在新开的月季上。

抬头时两个人都愣住了，那时候的宫珏已经１９岁，已经生的性子沈稳温和，外传他身子不好，是半条命已经吊在天上的，可顾小苔不这麽认为，自从她知道宫珏是装病之後就再也不相信外面的谣言，什麽半条命都没了？宫珏的身子明明好得很，奇怪的就是每次见到老奶奶都会变得面色苍白。

那时候宫珏把白瓷碗轻轻放在窗沿，朝顾小苔招手。虽然那个时候的顾小苔岁数不大，但是赢在骨架纤细，胸部的两团丰盈比起同龄人要大上不少，看起来很成熟，自然，她的心里也是很懂事的。

来之前阿妈就告诉过她，知道的越少越好，本分做事就行了。现在她发现了大少爷不喝药，大少爷会不会把她赶出去呢？她心想着，有些害怕的捏住衣角，怯生生地朝宫珏那边走过去。

「大少爷……」她轻轻喊了一声，见宫珏面色难辨悲喜，便把头埋得更低。

那时候的宫珏其实并没有苦恼装病被人发现了，而是在想要怎麽把这个小丫头弄到身边来，一来他好有个帮手，二来也让她不漏了口风。

「大、大少爷？」顾小苔见他半晌不说话，又喊了一声，这回宫珏回过了神来，看了看顾小苔手里的小铲子，翠绿的衣摆沾了些泥污，配上她那副可怜兮兮的表情，让人不想欺负都忍不住。

我有这麽可怕吗？他心里好笑，面上还是不动声色地朝他点头，问了问她平时都在干嘛，家里的状况，以及岁数，几句话下来便将顾小苔的性子摸了个透，就是个什麽也不懂的小丫头。

「你方才都瞧见了些什麽？」宫珏见小家夥一脸煎熬，终於把话放到正题上。

顾小苔立马把小脑袋摇的跟拨浪鼓一样：「没有没有……我什麽也没看见。

」

「真的？」宫珏笑问她。

顾小苔恨不得把自己埋起来，感受到大少爷灼人的目光，她只好闷声说：「我、我看见了……」

小兔子终於松口了，宫珏这样想着，一只手情不自禁地抚上她的发心，随意蹭了两下：「那可怎麽办？你不想被赶出府吧。」顾小苔感到大掌在发心摩挲，面上红红的，没好意思说话。

这样亲密的动作，虽然她还没长大，可是她知道害羞。

「不想被赶出府，就跟在我身边做丫鬟吧。」

宫珏看着她羞红的脸蛋，满意地收回手。

虽然跟了宫珏，但是顾小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受到宫珏的调戏，他一本正经地做起病怏怏的大少爷来，当然，他从来都不喝药。

直到有一日下午他们的关系才又更近一步。

那日顾小苔从厨房出来，端着一碗红豆银耳粥，路过府里的小池塘时听见奇怪的声音，男人的喘气和女人的低语，中间夹杂着奇怪的水声。

顾小苔好奇的走过去，偷偷朝那边看去，发现池边的假山後藏着一男一女，都是府上的下人，男的衣衫完整，只露出一根恐怖的黑褐色东西，女人被脱得光溜溜的，胸部不大形状却还不错，她长着双腿夹住男人的腰，略微红肿的花唇迎接着那根恐怖的东西，口中不时逸出几声娇吟。

顾小苔立马就红透了脸，无奈手里捧着一碗粥，没敢跑，只是红着脸尽量加快步子往少爷的院子里走去。

顾小苔不懂隐瞒，有什麽事儿都写在脸上，果然，没一会儿宫珏就察觉她的不对。

他放下碗，懒懒散散地躺在榻上，雪白的衣襟微微敞开露出精致的锁骨，由於常年不晒太阳的关系肤色很白，顾小苔看了两眼便收回目光，她觉得这样的大少爷实在是太……太……太奇怪了。

好像、好像看一眼魂都会没了一样。

「你怎麽了？」宫珏没睁眼，缓缓问道。

顾小苔揪着衣服，不知道该不该说，想起刚才的场景，脸更红了。

「不说话？不告诉我的话，我一会儿就把你这个不听话的奴婢赶出府去。」宫珏睁开眼说着半真半假的话。

顾小苔明知他是在逗自己玩，却还是用那细细软软的嗓音把刚才看见的东西重复了一遍。

☆、初吻

宫府是个大府，从商多年，也出了不少文学奇才，其背景和手段不是一般商家能比。府里人多，有仆人私通这种事情以前也不是没有，大家都睁只眼闭只眼，毕竟要不要在一起是他们的自由。

只是没想到今天居然被小苔看见了……宫珏完全不担心小苔会说出去，因为小苔胆子小的很，威胁两句就会眼红，跟个兔子似的。宫珏只是担心这麽早让顾小苔撞破这些事情会让她产生阴影，产生阴影就不好玩儿了……宫珏想着。

思索再三之後他坐起身子，把顾小苔楼在怀里，平时他很少做这麽亲密的动作，顾小苔马上就开始害羞，脑子里晕乎乎的，迷迷糊糊地听见宫珏用温柔的嗓音问她：「你刚才看见的时候，有什麽感觉？」顾小苔睁着朦胧的眼睛，含糊地答道：「嗯……很害羞、还有点怕……」「怕什麽？」宫珏在她的腰侧掐了一把，听到顾小苔如蚊的呻吟，隐隐有一把火在躁动，他收回手。

不行，现在还太早了。

「那根东西、那根东西看起来好恐怖……那个女的都快哭了，好可怜啊。」顾小苔小声嘀咕到，刚才那场景是有点刺激到她。

宫珏总算松了一口气，缓缓安慰她道：「别怕，那不恐怖的……等以後你就知道了。」

以後自己一定要让她明白个透。

顾小苔听不懂他的意思，呆呆的抬起脸看着宫珏，下嘴唇在刚才太紧张时被咬红，她的一张嘴生的小而丰盈，此刻沾染上些许不正常的红色越发显得娇媚，宫珏到底不姓柳，忍耐再三还是没能压住那股躁动的火，微微低头含住那一张小嘴。

「嗯……」顾小苔僵住了，呆的像个木头似的被宫珏搂在怀里。

略带凉意的唇欺压下来，起初只是在外面逗弄，待她放松警惕之後又立马敲开她的嘴唇去拜访里面的贝齿，渐渐有唾液声传来，顾小苔总算回过神开始挣扎，却抵不过宫珏的力气，反而让他有机可趁侵犯到了里面的小舌。

「唔唔唔……嗯……」顾小苔发出含糊的呻吟。

令人窒息的深吻逐渐变得温柔，最後缓缓离开那张唇。

顾小苔整整一个月没好意思跟宫珏说话，每次都把头低着，匆匆逃走。宫珏倒不在意，只要小家夥没对那种事情产生恐惧就好，直到冬天来临，顾小苔才恢复正常。

日子一天天走过去，快要到过年，府里分了些布料下来，顾小苔带着几匹布走回宫珏的院子里，正好碰见二少爷宫萧，连忙行礼。

宫萧看了看她两眼，神色冷淡地点了点头，本来脸部线条就很刚毅，一身黑衣让他看起来更加难以接近。他没说什麽匆匆便走了。

顾小苔不是很了解这个宫萧，入府以後就没见过几次，只知道除了三小姐以外他跟其他兄弟的感情都不是很亲。

她抱着布匹入了里屋，里屋里点了暖炉，大奶奶为了照顾宫珏的身子给了好多火炭。

「少爷，大奶奶吩咐下来，给每个院子都发了几匹布。」「哦……你自己看着挑几件做新衣服吧。」宫珏懒洋洋的不想说话，他对府里的下人很好，吃的穿的这方面从来不小气。

「可是这些是……」顾小苔脸皮薄还想推辞几下，宫珏却突然叹了一口气：

「要过年了，你要长大了。」

没想到他会注意这个，顾小苔红着脸点了点头：「是，马上就成年了。」「很好，」宫珏拿了本书扣在脸上，朝顾小苔挥挥手，「出去玩会儿吧，我要睡觉。」

顾小苔立马放下衣服找其他院的姐妹玩儿了，但是要过年了全府都很忙，也只是她一个人空下来，望着雪白的大地，顾小苔叹了一口气，堆起了雪人。

☆、过年（处女Ｈ）

等真的到了过年那一天，府里却冷清起来，虽然装饰的喜气洋洋，却掩盖不住落寞的气息。仆人们能告假的都回去过年了，顾小苔的家里府里远，只好作罢。

管家就住在府里，看起来严肃，内里还是很仁慈的，他给没能回家的下人分了些炮仗，都是他自己买的，顾小苔领着自己那份欢天喜地地回到院子里，朝大少爷得瑟：「少爷……你看，管家分给我的炮仗。」宫珏放下手中的书，看着顾小苔衣领上还有些雪花，宠溺地替她拍了下来，揉了揉她的头发道：「喜欢？喜欢就去放吧。」顾小苔到底是个孩子，溜得飞快，宫珏看着她的背影心想，还真是个兔子。

可没一会儿顾小苔又哭丧着脸回来了，宫珏叹口气，问道：「你怎麽了？」「唔……」顾小苔鼓起腮帮子，扯着自己袖子，「我刚才把自己堆得雪人炸了……它好可怜。」

宫珏哭笑不得的把她搂到自己怀里，摸摸她的脸：「没事，明日我陪你再堆一个。」

小孩子是不能安慰的，越安慰越哭。宫珏不说还好，一说顾小苔的眼泪就下来了，呜呜地闷声哭。反正时候也到了，宫珏没有太多顾忌，干脆把她抱到床上，连着她的眼泪和哭声一并吞下。

冬日穿的衣服多，顾小苔怕冷，把自己裹得跟个小粽子似的，宫珏废了不少力气才把她脱得只剩几件贴身衣物，顾小苔在她身下扭来扭去，仿佛是在反抗。

「别动……」宫珏松开唇，柔声安慰道，作用却不大，顾小苔泪眼朦胧地看着他哽咽道：「我、我怕痛……」

宫珏耐心地在她颈侧亲了两口，以作安慰。

「不会痛的。」

然後把她最後的挣扎吞到嘴里，顾小苔在他背上挠来挠去，羞着脸接受他的吻，人说酒能醉人，她家少爷的吻也能让人醉啊！这才一会儿，脑子里就开始晕晕乎乎的了……

温柔的吻变得不知节制，渐渐变得粗暴，见身下的人儿没有任何反抗的意味便放心的索取香津，右手解开小衣，隔着荷绿的肚兜托起一只胸部，顾小苔的身子立马僵硬起来，没一会儿又软了，因为宫珏的左手正在她敏感的腰侧作怪。

她仍在扭，却不是为了反抗，而是身体里好像有奇怪的热量，有点痒，却想要更多。

修长的食指捏住那只缓缓硬起来的花蕾，让顾小苔更加不自在，两条修长的腿缓缓磨蹭起来，没一会却被宫珏压制住，疑惑的想要说话，却只能发出「恩恩」

的声音，过一会，宫珏缓缓松开她的唇，解释道：「不要这麽急，小苔。」宫珏从来都没有这麽亲密的叫过她，顾小苔顾自发呆，完全没注意到宫珏已经脱掉了自己的小衣，肚兜也松松垮垮的，待到原本温柔的手指狠狠掐住自己的一点她才回声。

「啊啊啊……好痛！松开啊大少爷……」她承受着那股奇怪的感觉，不由自主地弓起身子。宫珏头也不抬，依旧揉捏着那一团柔软，如玉的长指陷在白嫩的乳肉里，倒也是种景观，他反问道：「只是疼吗？」顾小苔不答，嗓子里有了些破碎的呻吟。

好奇怪，明明有一股刺痛感，为什麽还想要更多呢，甚至另一个雪乳还有些不甘寂寞了……宫珏知道她有了感觉，并不再多言，低头含住那只淫荡的奶尖，在舌尖推动玩弄，时不时用牙齿咬一咬，没一会儿顾小苔就嗲着嗓子叫开了。

「呀呀……少爷我呃啊……好奇怪啊……」顾小苔一手揪着床单，另一手搂着宫珏的脖子，无力地呻吟，下体涌来陌生的感觉让她有些恐惧，却又期待。

宫珏很满意她的叫声，另一只手离开腰侧，去安抚她那只空虚的胸部。

在顾小苔的呻吟下，宫珏把两只肿胀的乳尖都玩了个遍，最後才把手移到她的裙子上，轻轻一扯便离了身子。

雪白的长腿暴露在空气中，顾小苔下意识地想要捂住那一点，却被宫珏制住双手，只见宫珏拿着一根白色的发带把她的双手反捆在身後。

「大少爷、你要干什麽……」顾小苔的眼眶立马又红了，她有点害怕，为什麽要把她绑起来？

宫珏在她鼻尖吻了一下，安慰道：「怕你一会儿乱动，别怕。」说罢，一只长指移到她身下，拨开稀疏的毛发，在丰厚适中的大花唇旁打了几个圈，顾小苔又开始叫了起来，听那声音并没有多痛苦，带了些羞意。

「大、大少爷……」

长指拨开大花唇，寻到上方凸起来的一个小点，轻轻点了点，就听到顾小苔的尖叫：「啊啊啊！那里！那个地方……嗯啊……不要……好难受啊！啊……」宫珏怜惜地吻住她，手上的动作丝毫不停，狠狠按在那个小点上，然後转动起来。

顾小苔双腿紧闭却阻止不了他的动作，整个人都有些抽搐起来，最後终於逃脱了他的吻，哭着喊道：「不要摁那里了……太奇怪了……我要死了啊啊啊啊……咿呀！下面……有什麽东西出来了……」

宫珏扶住她的腿，缓缓拉开，果然见那漂亮的粉色小孔中流出一股银色的液体。

「啊啊啊啊……好舒服……我不行了……」顾小苔两手被反捆在身後，揪着床单，大叫了几声，最後整个人狠狠痉挛了几下，虚脱似地不动了。

宫珏总算停下了手上的动作，从枕头下面摸出一个药瓶来，两指夹着一个白色药丸，然後缓缓伸到那粉色的小洞里。

☆、交欢（ｈ）

紧致的小穴虽然有了爱液的湿润，却仍然无法适应那颗小小的药丸，顾小苔皱紧眉头，恩恩得低声反抗。

宫珏把药丸完整的推进去，手指并没有离开，改用一根更加深入小穴，逸出几声叹息。

「放松……不要……嗯……这麽紧。」

「不要……好奇怪，少爷……我、我有点疼，你不要动了啊啊啊……」顾小苔两只腿不停地颤抖。

处子的花穴又紧又湿，里面一层又一层的软肉包裹着自己的手指，宫珏当然不会傻得真的不动，他将药丸再往里送一点，手指轻轻抽动，见顾小苔确实面露难色，便用另一只手在花穴上发的小点上又点了点，撩拨她的情绪，药效开始发挥，顾小苔的神色很快又娇媚起来。

「啊哈……好舒服哦……刚才那是什麽？嗯嗯……戳到那个地方了……」宫珏找对了地方，便开始狠狠朝那个地方戳动。

有一股热量在那个羞人的地方汇聚，顾小苔的身子向上挺了挺，渴望那根手指进的更深。

「宫萧给的……为了不让你太痛，药效好像确实不错。」宫珏说着加快了手上的动作，紧致的小洞流出更多爱液，很快便发出噗呲噗呲的水声，顾小苔又开始颤抖，即将达到新的高潮。

「啊啊啊啊不行了……我又要……诶啊……那里好舒服……」顾小苔抽泣两下，果然从花心浇下一股淫水，宫珏渐渐停下手上动作，见顾小苔已经高潮了两次，便凑过去点点她的鼻尖。

「小骚货，我让你舒服了两次，你还没帮过我呢。」说着，一只手托起她的胸部轻轻揉捏起来。

「嗯……好热……怎、怎麽帮？呃……不要按下去呀……」两只丰盈的白兔本就不小，因为顾小苔双手被反捆的关系显得更大，宫珏显然爱不释手，在上了又加了几道红痕，才拍了拍她的脸，说：「用你的牙齿，帮我把衣服脱下来。」顾小苔脸上一片火烧，宫珏身上的衣服不多，因为屋子里的暖炉没听过火。

但是即便这样，对於顾小苔来说仍然是高难度动作了。

她跪在床上，双腿叉开，不时有淫水滴下来，药丸让她更加容易动情。雪白的双手由於捆绑的关系已经有了不少红色痕迹，两只柔软的奶子上也全是宫珏给她的吻痕。她俯下身，趴在宫珏的胸口，张开嘴，轻轻咬住衣带的一端，用眼睛往上看宫珏，诉说委屈似的，可怜兮兮地眨巴了一下才把外衣带子解开。

宫珏抚上她的後脑，默不作声。刚才那小妖精的眼神差点让他失控。手上微微用力，把她的脑袋往下按，停在了腰带那儿，再出口时声音低哑的不像话：「解开。」

下面已经湿透了，不停收缩着，渴望着有个东西填充进来，但顾小苔仍是乖乖的摇着屁股去解腰带，这次她没那麽幸运，试了好几次都没成功，终於不干了，嗲着嗓子撒娇：「不玩了……哼……欺负人……」宫珏到底没忍住，自己脱了衣服，身下的肉棒早已蓄势待发，顾小苔羞的不敢看他的脸，眼神却还是不由自主地飘到那里。

好、好长好粗……而且比那天自己看到的要白一点……这麽大，进来的话……会不会死掉啊？

顾小苔的眼睛里满是水汽，两腿耐不住寂寞的摩擦起来，宫珏不容许她的小动作，掰开她的腿，然後压上她的身子，爱抚她，耐着性子说道：「可能会有点疼，忍忍……马上就会过去。」

饶是宫珏定性好也受不住顾小苔这又嗲又酥的嗓子，他恨不得狠狠冲撞进去，把她玩的大哭，可惜他不舍得，所以只好慢慢地先把自己的龟头塞到里面。

「呃……好大……不要进去了……疼！好疼！啊啊啊！少爷……」顾小苔受不住这破身之痛，哭腔又上来了，宫珏咬了咬牙，长痛不如短痛，把整个肉棒都塞进了那不停吸吮他的小穴。

「好痛……呜呜……骗人……出去啦……」顾小苔的小脸揪成一团，感觉整个人要裂开了。

这时候再出去的就是傻子了，宫珏苦笑一声，听见顾小苔的哭声，他心里的施虐欲望更强大，但现在不是时候……

有血丝缓缓流出，温暖湿润的小穴不停蠕动，一层层软肉包裹着他，仿佛在欢迎他。宫珏试着抽动，好在药效终於在这个时候完全发挥，很快就有更多的爱液下来滋润这个狭小的淫洞。

宫珏吐出一口气，却仍不敢有太大的动作，伸手在顾小苔身上各处抚摸，顾小苔的脸色这才好转，又过了一会儿听她嘟囔着说：「你、你可以动了……总是塞在里面……啊啊啊啊！」她话说到一半，宫珏就立马抽插起来，一股让人恐惧的快感朝她袭来，一波又一波，顾小苔被他戳的爽透了，便开始叫起床来。

「少爷……好舒服啊啊……好长好粗……就是那里……啊啊啊！」两人交合之处水声不断，顾小苔太敏感，总是十几下的功夫便能高潮一次，宫珏抱起她，成女上男下的姿势，入得更深，顾小苔的小穴里涌出一股股蜜水。

「恩恩……要被插死了……好厉害啊啊。」

「骚货……谁教你说这些话的？」宫珏在她屁股上拍了一下，声音很响，但实际上并不痛，顾小苔略感羞耻，小穴夹得更紧，哼哼道：「没有人……啊啊……太深了……」

宫珏嗤笑一声：「真骚，第一次干你就叫的这麽浪。」羞辱般的话语让小苔更加羞耻，她摇了摇头，却无法解释下体那更加膨胀的快感。明明是被骂了，为什麽会觉得舒服呢……「我、我不是骚货……」顾小苔细声细气地说，眼眶红红的。

宫珏搂住她开始小幅度抽插，哭笑不得地安慰道：「别哭……嗯夹得太紧了……我逗你玩儿呢……以後你要习惯这些话，懂吗？」顾小苔这才解了气，闭上眼承认宫珏温柔的撞击，一次又一次到达高潮，最後宫珏把她转过去让她趴起来插了一会儿才射出浓浓的精液。

「荡妇，喜欢吃精液吗？」

顾小苔已经彻底没了力气，嘴边是淫荡的唾液，两眼失神，却还是下意识的答道：「喜欢……好舒服。」

☆、兄妹（ｈ上）

这些陈年旧事，一提起来就没个头。

一年後的顾小苔不再是那个见人就害羞的小兔子，有了点胆气，但是跟在宫珏身边时仍是喜欢撒娇。

宫府建在杭州一带，家族兴旺了好几代，不仅从商，在文殿上也出过风头，朝廷里的人脉更是一大把。老祖宗宫瑛据传原本是个江湖杀手，为了心爱的女人洗手不干了，毕竟杀手是个赚钱的活计，家底和手段摆在那儿，又有个贤惠的夫人，没人敢拿他怎麽样，商路也顺，就这麽一代代地传了下来。

这种大家族里没点香艳的内情？小孩子都不信。

宫萧是这府里的二少爷，他与妹妹宫淼淼自小交好，两人的感情比一般的兄妹亲的多，这情到底是什麽情，两人心里都清楚，只是没点破罢了。

宫珏２０岁成人，也就是一年前，宫萧１８岁，宫淼淼１５岁。

宫萧的长相和宫珏一点也不像，但两个人的肚里都一样黑便是了。宫珏装病这主意，宫萧也有一份参谋。宫珏需要等到顾小苔成人，宫萧却不需要，只是他浑身上下冷冰冰的，所以谁也买看出他那麽心急。

宫淼淼被自己二哥三两句话骗到床上之後就开始後悔，她足足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敢见宫萧，不仅仅是因为害羞，而是她过不去那个坎，不管怎麽说宫萧是她的亲哥哥，以往两人朦朦胧胧的感情只要不点破便相安无事，谁知到今天宫萧做了这档子事，以後她怎麽嫁出去？

宫淼淼和顾小苔都不知道，家族里的很多事情都由她们的男人暗中操纵，他们早就想好了计划。

宫珏作为长子，理应承担这个家，但他偏偏没这个兴趣，便找了自家弟弟来密谋，两只老狐狸都想宰对方一笔，最後还是宫珏占了上风，他答应帮助宫萧吃掉宫淼淼，家业也给宫萧，代价是这些年宫萧连的内力都得一点不剩的传给他，他走的时候什麽都不带。

辛辛苦苦得到的内力全都给了宫珏，宫萧觉得自己倒了八辈子霉才有这样的兄长，但是想想这雄厚的家业，总算是消了气。

所以宫淼淼完全不用担心，等宫珏一走，宫萧便是当之无愧的家主，府里的人要不要嫁出去都是他负责。

所以对於宫淼淼的回避，宫萧本就冷，这一气周围的温度就更低，等他回掉所有下人看见宫淼淼在入浴时，心情却突然好上许多。

「小荷吗？我不是吩咐了不要进来，出去！」宫淼淼感觉到有人进来，厉声说道。

她不同於顾小苔，顾小苔说话喜欢嗲嗲的，被宫珏宠坏了，而宫淼淼则泼辣的很，也只是宫萧会任她发脾气胡闹。

热气蒸腾而上，宫萧走到她身後，面无表情地看着她在水中的倒影，掬起一把水从她肩膀浇下去。

宫淼淼吃了一惊，总算认清了来人，喊道：「二哥！是你！」宫萧「嗯」了声，无视她的挣扎，把她从浴池中抱出来，粗略了擦了擦身子便压倒了墙上面色不善地问道：「躲着我？」

宫淼淼泼了这麽多年，最怕的还是二哥，二哥生起气来真的不是玩玩的，她没觉得多羞，那档子事都做了，现在害羞有个屁用。

五官娇艳的美人被裹在小毛毯里，里面未着寸缕，因为被人压在墙上所以身子有些蜷缩，锁骨更加明显，有水珠从上面滑下来，滴在中间深深的壕沟里。

宫萧脸色仍是不好，他一手钻到小毛毯里面爱抚她的下体，因为刚沐浴的关系小花穴本来就比较湿，长指进去轻轻点弄几下，就已经泥泞不堪了。

「哥……我们不能……恩恩……拔出来！」宫淼淼一阵腿软，靠在墙上喊道。

宫萧嗤笑一声：「好，不能拔出来我就不拔出来。」他分明就是曲解自己的意思！宫淼淼在心里又挣扎起来，强忍住自己想要呻吟的欲望，说道：「我们……是兄妹……以後传出去会……额额啊……」

「放心，哥哥不会让别人知道的。」宫萧把她身上的小毛毯扔掉，提起她的一条腿，将自己的男根狠狠插进去。

☆、兄妹（ｈ下）

宫萧性子冷，在那方面却一点也不冷，热情的教宫淼淼直叫苦，上回破身之後她在床上躺了两天才能动弹。

「你……额……哥哥……」宫淼淼被压在墙上，不敢反抗宫萧，只好咬着嘴唇抑制那破碎的呻吟。

她没能阻止自己的亲哥哥在体内作乱，一波波淫乱的快感通过下体传到脑中，她无力地攀住宫萧的肩膀，双腿紧紧夹着他的腰。

「夹得这麽紧……是不是很想哥哥？嗯？」宫萧说着，两只手托着宫淼淼的小屁股，捏了几把。

「没、没有……恩恩……」

「还说没有？我记得你上次被哥哥干的都潮吹了……再喷一次给哥哥看，好不好？」宫萧把小美人抱到床上，无视她的挣扎，残忍地将肉棒抽出水穴。

「啊啊……哥哥……不要走……给我……」宫淼淼用腿夹住宫萧的腰，不肯放他走。宫萧难得笑了下，伸出手指在那湿滑紧致的小穴中探索，当他摸到一处软肉时，迅速加重了手上的力道。

「哥啊啊……轻点……呜啊……好棒……我、我不行了咿呀……」宫淼淼的敏感处被不断冲撞，她感觉有什麽东西涨涨的，好像要出来了，只好无助地呻吟。

宫萧看出她的不对，用另一只手捏住她的小阴核，然後快速抖动。

「啊啊啊……我真的不行了……哥哥……我要出来了……恩恩……」音落，紧致的小穴收缩起来，紧紧含住那根手指，窈窕的身子也开始抽搐，小穴中喷出一股银色的液体来！

宫萧立马含住那小穴口，色情的舔弄，喝下去不少阴精，下巴上一片湿亮。

眼见宫淼淼被快感玩的失了神，他默默地把那根肉棒放到她脸边，示意她吃下去。

宫淼淼回过神来，看着眼前可怖的肉棒，她一只手根本圈不住，这麽大，是怎麽塞进来的……而且还长的很，每次都能戳到自己那个地方。想到这里，她热情的圈住那根肉棒，上面还有自己小穴的味道，咸咸的，味道有些怪，但并不难吃。

最重要的是，这是哥哥的肉棒，这是哥哥用来爱她的肉棒……此时的宫淼淼已经跪在了床上，淫水从大腿渐渐滑下来，她一手扶着肉棒艰难地吞吐，一只手在下面安慰自己的小穴。

哥哥……你知道吗……这里又湿了呢……人家的小浪穴很想要你狠狠插进来……她无言的用眼神表达着她的想法，宫萧显然明白了她的意思，口中的肉棒似乎又粗了几分。

小小的马眼吐出了水来，宫淼淼费尽力气也没能把肉棒整根吞到嘴里，只好吐出来，用舌头在肉棒身上的青筋处舔弄，时不时含住马眼吸吮两下。

哥哥的肉棒好好吃……又大又粗……人家好喜欢……下面的小穴吐水吐得更欢，她又加入一根手指，水声传来，她毫不避讳地在自己哥哥前做这等自渎之事。

「妹妹忍不住了？」宫萧决定放过她，将肉棒抽离，抱着宫淼淼坐在自己身上，成了骑乘式。

宫淼淼抽出水穴中的手指，原本想自己舔掉，却被宫萧抢了去，长舌舔过细指，将上面的淫水吞下了肚。

「自己坐上来，吃掉我的肉棒。」宫萧说道。

宫淼淼不同於一般女子，她生性泼辣，喜欢四处走动，皮肤并非雪白，而是性感的蜜色，两只胸部比不上顾小苔的大，但却不小，也十分有弹性，身下的蜜穴也很很是紧致。此刻她双腿大张，坐在自己亲哥哥的胯部，褪去了衣衫的宫萧身型修长健美，古铜色的皮肤，宽肩窄臀，精瘦的腰看起来充满力量。

宫淼淼用抓着肉棒在自己的小穴上点了两下，手一滑便让那大龟头弄在了自己的阴核上，她喜欢那快感，便狠狠顶弄了两下，直到小穴实在饥渴难耐了才送了进去。

她慢慢坐下去，长长的肉棒犹如一条大蛇在体内游行，到了最深处仍在往里，甚至撞开了子宫口，她晃动起自己的腰上下套弄着，两只胸部被宫萧拿在手里把玩，时不时狠狠拉扯几下，惹得宫淼淼夹得更紧，也叫的更欢。

「啊啊……哥哥……好喜欢哦……大肉棒……哥哥的肉棒好厉害，进的好深……恩恩……插到逼里面去了……」

「真是淫荡，被自己的哥哥还能插得这麽爽……嗯……咬的真紧，要被插坏吗？」

「插坏我吧……哥哥……我想被哥哥玩弄……想被哥哥玩坏……哥哥……用力……把我插死吧……我的小穴不能没有哥哥……嗯嗯嗯啊啊啊啊……」宫萧抱着她把她压在身下，深吸一口气：「真骚，哥哥这就满足你。」欲龙毫无征兆地膨胀，小穴口要被拉直，宫萧快速抖动腰部，一下又一下地把自己粗长的吊送入亲生妹妹的骚穴。

每次都入到最深处，又扯出些许，再狠狠刺入，这样的抽插持续了很久，宫淼淼被干的连叫床的力气都没有。

天色隐隐有了光亮的时候，宫萧把宫淼淼翻过来，做了个狗爬式，再一次狠狠进入。

「哥哥……快点……天要亮了……恩啊……太……太深了。」宫淼淼喊道，小穴又一次抽搐，一股香液喷了出来，小穴处已是红肿的不堪入目，混着白色的精液和自己的淫水，被插出了不少泡泡来，宫萧在她体内射了两次，仍是不满足，最後抱着她的腰把自己的肉棒插到了子宫里面才心满意足地问道：「还要不要哥哥的精液？嗯？」

宫淼淼无力地应了一声，宫萧见她可怜，总算是射出了一股浓浓的精液，随後看了看天色，把宫淼淼身上的液体用布擦掉，但是小穴里的精液他却没处理，而是帮宫淼淼穿上亵裤，在她耳边吩咐道：」不准洗掉哥哥的精液，用你的小穴把它吸干净，听话，嗯？」

宫淼淼红着脸点头，下面的小穴中有好多好多哥哥的精液，她随便一动就会流出来。

宫萧见她乖顺，又安抚了两句便离开了。

☆、淫乱（ｇｌ３ｐ）

要说宫淼淼养成个泼辣的性子，与她身边的朋友是脱不了干系的。她有个好姐妹，名叫柳莹，也是个商家之家的女儿，习过武，且性格开朗，与不少男人有过染，且多是江湖中人。她天生是个淫物，不仅男人要玩，女人也不放过，只是碍於宫淼淼是个处，後面背景又大，才没对她下手。

这一日，她的婢女小桃偷偷摸摸地送来一件东西，用布裹着，看不大清楚，她凑到柳莹耳边道：「小姐……上次你订的双头龙到了。」柳莹穿了件艳红的衣服，里面搭了件小小的肚兜，遮不住她那豪乳。她放下手里的茶杯，接过那东西，一层层揭开，里面果然是个粗壮的双头龙，颜色深黑，看起来有些吓人。

小桃一看见那个东西脸就红了起来，她跟在柳莹身边好多年，被玩了也不是一次两次，果然没过一会儿，柳莹便把她推到床边吻住她。

女人和女人接吻不同於男女，柳莹一直都很温柔，却不失强势，小桃含含糊糊地挣扎两下，叫了声：「小姐……」

婢女的裙襦都很简单，脱起来不要太简单。

柳莹脱完小桃的衣服又解开自己的衣服，她本就穿的少，又生的极其风骚，胸前两颗巨乳是个男人都不能抵挡，连女人也会被诱惑。

那条粗长的双头龙被她拿在手里，一点点在小桃的穴口摩擦，不一会儿就生出不少水，这些年小桃被她玩的很是敏感，没一会儿就开始哼哼起来。

柳莹笑了笑，把两腿叉开，吩咐道：「小桃，来把我舔湿。」两个荡女在一块什麽事都干得出来，小桃趴到自己小姐的腿间舔弄起来，柳莹晃着屁股迎合她，身下湿的一塌糊涂。

「哦……小桃……你好厉害……啊啊……快把舌头伸进来……舔我……摸我的丁丁……恩啊……对……没错……用力掐我的丁丁……啊啊啊……好舒服…………」柳莹淫荡的叫着，双腿渐渐抽搐起来，身子挺了挺，到了一次高潮。

小桃从她手中接过双头龙，缓缓塞到柳莹充血的小穴里，水声传来，她自己也湿的厉害，塞进一段後便迫不及待地自己也吃了进去。

那根双头龙不算太长，两个女人用刚刚好，且粗的不过分，正适合小桃和柳莹这种骚女。两个人都躺了下来，玩了一朝「玉女磨镜」，柳莹不停地挺着身子，那双头龙在两个人的小穴中摩擦，身下床铺湿的跟尿床一样。

「啊……小姐……小桃好舒服啊……这个双头龙……嗯……好厉害啊……」「额啊……你家小姐是什麽人……会……啊啊……把不好的东西拿来玩吗……嗯……小桃……你的水好多……都流到我腿上了……」「小姐……别说了……我後面也好想被干啊……我是不是很骚……」「呵……比我还骚……哦……昨天王家兄弟没满足你？」原来这个叫小桃的婢女也是个淫物，被小姐开了苞之後就跟不少男人私通，後面也被玩过，小逼里一天不被灌满精液就一天不舒服。

「啊啊……我还是……喜欢小姐……嗯啊小姐……你好用力。」柳莹停住身下的动作，缓了缓，慢慢趴起来压在小桃的身上，一对巨乳送到小桃嘴边，她又开始动作，呻吟着说：「小桃……你……含住它……咬我的奶子……快……我的後面也很想要啊……哦哦……好舒服……嗯……明天……一定要找爹爹玩……好久……好久没有被爹爹插穴了……」柳莹的身子被破了之後，便一直不安分，竟对自己的爹爹打起主意来，柳莹今年才１５，爹爹柳楠也不过三十出头，还真被柳莹得手了，之後很长一段时间里二人都沈浸在乱伦的快感中。

此时她无比想念自己的爹爹，尤其是那根大几把，每次都让她爽上天。上天仿佛听到了她的祷告般，柳楠竟真的推开门进来，看见眼前两个骚女互玩的场景，二话不说便脱了衣服，粗长的几把挺立在空气中，他坐到床上，一下就把几把送到了柳莹的菊花里。

「嗯啊……爹爹……干嘛……突然进来……额啊……好疼好舒服……嗯…………动一动嘛……爹爹……」

「骚女儿……大鸡吧干的爽不爽？嗯……小菊花咬的这麽紧……」「啊……小姐……老爷……你们动慢一点……啊啊啊我……不行了……嗯哎……」

「你们两个荡妇……爽不爽？下次我把你娘也叫过来……让你们母女两好好爽爽……要不要？嗯……果然骚……是不是等不及了？干死你！」柳楠不知道，此刻他的夫人正在门外偷听，当听见自己的丈夫说要把自己给女儿玩的时候，她的下面竟也流出了更多水。

柳楠的夫人本姓刘，名湘。是个好人家的女儿，虽然骨子里风骚，但只有柳楠一个男人。她听到丈夫说出这种话，早就埋在小穴里的手指插得更快，另一只手解开外衣，探进去抚摸着自己软软的奶子。

「哦……相公……我也好想被你玩……」

听着屋子里的淫叫，她终於到了高潮，决心有机会一定要加入这样的事情中去，匆匆理好衣物便走了。

☆、同欢（ｈｇｌ３ｐ乱伦）

这一日是城里的百花节，夜里的时候人们开始放烟花，星空上之上朵朵娇花绽放，柳莹的娇花也被强迫张开，柳楠一早就抱着她，让她坐在窗户上，两腿大张对着室外，两根手指不停在里面搅动。

「啊啊……爹爹坏啦……好舒服……恩恩……」软绵绵的身子不停向上运动，无意识地迎接那两根略微粗糙的手指。

「骚女儿，今天怎麽这麽多水？」柳楠在她背後，隔着衣服捏着左边那团柔软的奶子，口里问道，「是不是在外面才这麽兴奋……嗯……真紧。」「坏人啦……被人看到……啊啊……怎麽办？」柳莹嘴上是这麽说，心里却一点也不怕，这小淫物发起骚来恨不得找个棍子就塞进去，哪里管棍子的主人是谁？

柳楠知道她在想什麽，狠狠捏了那早就凸起的小点：「我没见你娘怎麽淫浪……却生下你这麽个小东西来。」

「嗯嗯嗯……我就是欠干……爹爹……把大肉棒操进来啊……人家要吃肉棒……忍不住了……唔。」

身下的阳具涨得发疼，亲生女儿在自己手底下浪成这个样子，怕是没有哪个人能忍得住，但是柳楠不甘心就这麽满足这个小妖精，两个手指捏住那块小穴里的软肉威胁道：「说！说你爱爹爹！要永远被爹爹草！」「啊啊啊啊……捏的好用力啊爹爹……恩恩……我最爱爹爹了……我要永远被爹爹草……呀哈……爹爹……进来啊。」

柳楠这才满意，将她从窗户上抱下来，除掉裙子，龟头滴着露水，他扶好自己的肉棒对着那张不停蠕动的小嘴，缓缓插了进去。

淫荡的小东西不停扭动着，柳楠扣住她的腰不让她主动吞吐，用一种极其磨人的速度插进去。

「嗯……爹爹不要……你快一点……快点插人家的小穴啊……」屁股不甘心的扭动，想要吃下那剩下的一大截肉棒，柳楠看的好笑，一巴掌拍在那肉肉的屁股上：「骚货，不许动。」

柳莹委屈的趴在窗户上，努力压下心中的渴望，一点点地感受那肉棒在自己穴内游动，终於，整根狰狞的肉棒被温暖的小穴含住，柳莹「哼哼」两声，下意识想要套弄，腰部却被人固定住，柳楠在她身後动作温柔地抽动。

「嗯……哼……好慢……爹爹的肉棒在亲、呃啊……亲人家的小花心……」「再叫，叫给爹爹听！」

「哼啊……好坏啊爹爹……啊啊啊……刮到那里了……不要……用力插啊爹爹……」

「求爹爹，说你是爹爹夜壶，爹爹可以在里面撒尿，说啊。」柳莹听了之後身下夹得更紧，不是没有男人在她体内尿过，她感到一阵空虚袭来，拉着柳楠的两只手抚摸自己的奶子：「爹爹……求求你用力插我……我的小穴好饥渴……恩恩爹爹好粗……我是爹爹的夜壶……爹爹尿给我也行的……看啊爹爹……人家的奶尖都硬了……你掐掐它啊……啊啊哈！」柳楠总算心满意足的抱着柳莹快速抽动起来，火热的肉棒快速的在紧致的肉雪中来回抽动，次次都插到最深处，柳莹的腿几乎站不住，胸前的两团肉被亲生爹爹捏在掌心中玩弄，这样的快感不是一般女人能体会到的，硬硬的果实被夹起、玩弄，一波又一波快感涌向下体，她心知自己要到了，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呻吟：「哦哦……爹爹好棒……操的女儿好舒服……我要到了……恩恩……女儿的小骚穴要高潮了……」

柳楠在她的屁股上拍了一掌，挺动的更加用力，果然感觉到那肉穴正拼命吸吮自己的肉棒，不一会儿，一股液体浇了下来。

那可怜的小骚穴穴口红肿，被肉棒填的慢慢的，淫水流不出来，柳莹感到肚子里有点涨，却也是舒服的狠，心里暗道自己竟有个如此勇猛的爹爹，真是有福气。

正失神，柳楠停下了动作，将柳莹抱到了房内的桌子上，那是一张玉石做的大桌子，足够容纳五六个人，平时是拿来放些大物件的。躺上去冰凉冰凉的，柳莹不禁又夹紧了体内的肉棒，待柳楠也固定好姿势，两人的臀部又开始耸动起来。

穴内的火热进进出出，两人身下一片水声，身後却是一片冰凉，这样冰火两重天的快感让柳莹舒服的快要疯掉，她张大两腿拼命扭着自己的水蛇腰，两只大奶子不停晃动，柳楠看着身下淫荡的女儿，一手拍打着左边那只奶子，另一只伸到她身下捏住那颗充血的小豆豆，果然女儿体内的水流得更多。」啊啊啊……爹爹……你的手……唔……好舒服……嗯嗯嗯啊……要被草死了……骚女儿想天天被爹爹干……呀哈……」柳莹说着，身下又到了一次高潮，柳楠抱着她舔了舔奶子，缓缓抽搐那根依旧粗长的肉棒，上面粘着两人淫荡的液体，而那红肿的小穴中缓缓流出一股白色的液体。

柳莹是真的有点累，两条腿完全没了力气，但她仍然觉得不够，被填满之後，竟开始怀念起女人的身体。

想起自己的婢女小桃，呵……那个淫荡的丫头，爹爹来找自己之前，她去找小桃，看见小桃被王家两个兄弟剥了个干净，前後的骚穴都被塞满，身上到处是红痕，还嫌不够，嘴里还叼着管家李伯的老鸡巴，真是不知廉耻的贱丫头，比自己还荡，柳莹看见那个场景就湿了个透，幸好爹爹来找她干穴，否则自己真的要找个公狗来玩自己。

「女儿，今天爹爹将你伺候的可好？还想不想要？」柳楠扶着肉棒在湿浪的穴口打转，并没有注意到女儿的失神。

就在此时，紧闭的房门被人轻轻推开。

柳楠将女儿抱在怀里，拢起衣领，两人衣衫凌乱，这一惊之下竟把那根肉棒吞到了穴里，柳楠皱紧眉头，仔细一看，进来那人居然是自己的夫人。

刘氏关了房门，一点也不惊讶眼前的场景，轻轻唤道：「夫君……」「谁允许你进来的！」柳楠骂了声，觉得刘氏有些奇怪，身上的衣服是否宽松的过分了？」夫君，别担心，我……我没有生气，我是想加入你们。」刘氏今年三十出头，保养得极好，颇有几分成熟妇女的味道，胸前的奶子更是又大又软，否则柳莹哪来这麽大的胸部？

那边的父女两听见这话都吓了一跳，柳莹察觉到肉穴中的鸡巴似乎涨的更大了，果然，柳楠眼中渐渐浮起笑意：「两个小骚货，不愧是母女。」刘氏还有些害羞，自己爬到那石桌，双腿跪在柳莹旁边，柳莹一抬头就能看见母亲，这个角度让她愈发觉得母亲的胸部很大。

只见刘氏上前，吻了吻自己的夫君，两人的舌头缠在一块，刘氏一只手拉开自己的衣摆，原来她里面什麽都没穿，两腿内侧还有晶亮的液体，当那裙子撂倒腰部，柳莹躺在石桌上终於看清，原来刘氏的腿间放着一根粗长的假阳具！

没想到自己的母亲也这麽淫荡，柳莹的乳头又硬了起来，自觉地套弄着父亲的肉棒。

柳楠察觉女儿的骚动，放开刘氏的舌头，笑了声：「好好好，今天好好满足你们两个荡妇。」说着，让刘氏躺在了桌子上，自己的肉棒在女儿穴中操弄，一只手伸向刘氏下体，摸到那根假阳具的时候微微一惊，随後了然，抓着那根东西狠狠送往刘氏的逼里去。

「哦哦……夫君……你好生勇猛……但是……恩哎……这根东西不如夫君的大……啊……」

「爹爹……咿呀……爹爹好厉害……操的我要上天了……呀呀呀……我不行了……」

两个女人在这张桌子上淫叫，大半个桌子都被淫水泡了一遍。

柳楠在女儿穴中终於射了出来，射的时候不要命地往里面捅了几下，插到了子宫里头，声音低哑地吼道：「骚屄夹紧了！嗯……爹爹射给你……来给爹爹生个孩子！你这个荡妇……想不想生爹爹的孩子？嗯？」一旁的刘氏扭的更加疯狂，柳莹脸上的表情又快乐又痛苦，她尖叫着承受了亲生爹爹的射精。

三人歇了一会儿，刘氏凑到女儿旁边，第一次与女儿接吻，这对母女不知不觉就抱到了一块，两个人的胸部都很大，撞在一块十分舒服，两条舌头互相勾缠，双方的下巴都是一片水光，渐渐吻得深了，柳莹翻了个身将母亲压在身下，一手压着母亲的後脑，恨不得将母亲吃到肚子里去，小穴中未吸收的精液缓缓流出，两人滚圆的胸部互相摩擦，柳莹突然觉得刘氏怀中似乎有什麽异物，松开唇，拉开母亲的衣服，里面也是不着寸缕，两对圆滚滚的、柔软的乳房暴露在眼前，那深深的乳沟中，还放着一只双头龙。

柳莹心中大喜，上前往母亲嘴里吐了口口水，刘氏红着脸咽下去，两人又吻在一块，随後，柳莹摸索到母亲的穴口，抽出那根假阳具，一股淫水喷了出来，却马上被双头龙的一头堵住，刘氏哼哼着，慢慢吃掉了那双头龙的一半，而柳莹见了这样淫荡的场景，不禁心中也一片淫乱，大张双腿，「噗呲」一声就把双头龙吃了下去。

「恩恩……娘……女儿今天在操你呢……」

「是啊……唔……女儿……动一动……为娘下面……哦……乖女儿……好舒服……我在被亲生女儿操……我们一家都乱伦……我是个贱货……我是个婊子……我的烂穴在被女儿操……」

两人伸出手，抓住对方的胸部，摇摇晃晃地玩了好长时间，身下一大滩水迹，最後不知道是谁先开头，两个骚女人开始互相撕开对方的衣服，两个肉肉的臀部互相挺弄，玉腿纠缠在一起，混乱中，柳莹摸到那根假阳具，心下一动，往母亲的後穴塞去！

「哦……女儿……轻点……这里……好久没被玩了……哦……送进去了…………好爽……我要死了……」

柳楠在一旁看见这种场景，鸡巴又硬了起来，凑过去把手伸到两个女人的交合处摸了一把淫水，在柳莹的後穴随意润滑了几下，二话不说就操了进去。

「嗯啊……爹爹好棒……大鸡吧插到人家那里去了……啊哈……好热……」三具肉体叠在一起，不知交换了几次姿势，最後两个女人的四个穴都被填满精液，完全合不拢，直到天亮，柳楠才不急不缓地穿起衣服，那对母女已经倒在了床上，两个女人面对面的侧躺，玉腿相互交叉，腿间的双头龙缓缓抽插，胸部上到处是咬痕，唇舌相交，仍是难舍难分的样子。

柳楠见状，心下大为满意，这才退了出去。

☆、喂食（ｈ小工具）

初春，天气渐渐回暖，满城花开，宫府大少爷的小院中飘满了花瓣。

一片柔软的花瓣被风掠起，带向屋子中去，轻飘飘地落在了床边，不知为何，花瓣似乎颤了颤。

「唔……少爷……」一声娇吟从雪白的床幔里传来，随後传来奇怪的水声。

顾小苔雪白的四肢被丝带固定住，两腿大张，身上的衣服被宫珏不知道扔哪儿去了，但总是怕她冻着，肚子上盖着一层薄薄的丝被，颇有几分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粉色的花穴害羞得一张一缩，里面竟放了个不大不小的银勺，水滴顺着勺柄滑落，滴在花穴下方的小碗中，发出清脆的声音。

宫珏侧躺在一旁，雪白的衫子一尘不染，穿着整齐，儒雅的脸上面色如常，一只手抓着那根银勺缓缓抽动，修长的十指看起来分外好看。

如果光看他的表情，恐怕别人要觉得他在做什麽正经事。

顾小苔见自己和少爷的反差如此之大，羞愤欲死：「不……太深了……出去……」

穴中原本温柔的勺子猛地狠狠刺入，圆滑的勺子成半圆状，倒也不是特别痛，只是非常容易刺激体内的敏感点，对顾小苔来说这是最大的折磨，她根本禁不起什麽挑逗。

偷偷看向宫珏，只见他仍是专心致志地看着自己那处，仿佛刚才「惩罚」自己的人不是他。要死了啦！不就是送个饭！怎麽吃着吃着就把自己扒光了吃到床上来了！

「少爷……还没吃饭……呜啊……吃冷饭对身体……嘤嘤嘤……不要摁那里……不吃就不吃嘛……」眼见宫珏手上的力道越来越放肆，顾小苔总算知道宫珏现在是快要发飙，连声求饶。

随着力道加大，穴内的水也变得更多，「滴滴答答」地顺着勺子落到碗里。

宫珏气定神闲地看了她一眼，慢条斯理道：「我要用你的身体吃。」「什……什麽？呜呜呜……我不行了……嗯哼……」顾小苔愣住，身下的摩擦越来越火热，她闭上眼，到了一次小高潮。

宫珏满意地把勺子抽出来，只见勺子里盛了不少淫液，他把那些液体倒在碗里，又从床边的桌子上摸出一双筷子来。

「少爷，你要干什麽……」顾小苔看见那双筷子下意识地想要夹起自己的腿，无奈早就被捆起来，无法动弹，宫珏拿开那只碗，另一只手拿着一个盘子凑在顾小苔的腿前，看见顾小苔吓得满脸苍白不禁轻笑一声。

「小苔，你怕什麽……我只是想吃东西罢了。」望着那盘子上的东西，顾小苔似乎明白了宫珏要做什麽。

今天中午的东西一改以往，府上来了个新厨子，做了个新菜样，里面的东西是炒熟了的，再用面皮包起来，面皮虽然没有熟，但是很薄，而且厨子蒸过，吃下去也不会闹肚子，说这个菜叫做面卷。

少爷不会是想……不会吧。

顾小苔畏畏缩缩地看着宫珏，紧紧咬了下唇，果然，宫珏夹起一根面卷，面上噙着从容的微笑，然後缓缓地……放到了湿润的小花穴。

「不要啊……不要啊少爷……呜呜……坏人……好奇怪啊……」顾小苔扭动着身子，想要反抗，却不敢动的太厉害，生怕少爷一会儿又「惩罚」她。

宫珏凑到更近，伸出舌头缓缓舔了舔大腿内测的嫩肉，小穴中流出更多蜜汁来，面卷的整个头都被浸湿，隐隐看见里面的饭菜。

这样的刺激之下，宫珏闭了闭眼，深吸一口气，将那根面卷抽出，在顾小苔羞愤的目光下咬了一口。

「味道真棒。」声音有了几分沙哑，他起身上去，将面卷含在嘴里，强迫顾小苔张嘴，两人同吃一根面卷。

嘴巴里被塞得满满的，顾小苔闭上眼，「呜呜」着反抗，嘴巴里有一股奇怪的味道，带着些咸味，还有点辣，水还好多，意识到那是自己体内的东西，顾小苔的脸红的更厉害。

☆、吃法（ｈ小工具）

两人凑在一块腻歪了好久，确认那根面卷吃完了，宫珏咬了咬顾小苔的上唇，起身拿过碗，重新放到顾小苔的腿间。

「少爷……」顾小苔羞臊地喊了声。

宫珏的神情正直，他放稳碗，然後缓缓褪下自己衣衫。

悉悉索索的布料声响起，顾小苔期待地朝宫珏望去，雪白精瘦的上身暴露在空气中，完美的可怕。

无视顾小苔火热的眼光，他神态自若的拿过勺子和筷子，然後凑近顾小苔的花穴。

「少爷……你要干嘛……不要再伸进来了……」两条修长白嫩的腿不自觉的靠拢，却还是不能阻止。

「乖，只是想用你的水吃东西……今天多流一点来，嗯？听话，吃完之後主人给你精液吃。」宫珏轻声安抚道，边说边将两样东西同时送到穴口，而顾小苔听到他的话又不由自主地向上挺了挺身子引来他的一阵调笑。

勺子没入了穴口，筷子却留在上面，夹住那颗充血肿胀的小豆子，顾小苔扭动着身体，叫声一下变得大起来：「呀——！不要！好凉啊……呜呜……」左手抓着勺子趁机运动起来，不一会儿顾小苔的两腿就绷得直直的，一股淫水顺着勺子流向碗里，好似一股小溪。

宫珏眯了眯眸子，将那筷子缓缓深入紧致的花穴中。

刚刚高潮过的花穴脆弱而敏感，宫珏毫不客气地在顾小苔体内摸索，终於夹住一小块软肉，其实只夹得起一点点，却仍让顾小苔喊得跟疯了似的。

「少爷……呜……主人……不要折磨我……爱奴不行了……」雪白的身躯布满了香汗，粉嫩的乳头早就挺立。

宫珏知道她一旦高潮便会不停泄身，於是便毫不客气的将勺子也凑了过去，用凸起来的那一面蹭着那一块软肉，然後想到了什麽似的，问道：「小骚货…………有没有觉得这个勺子像什麽？嗯？」

顾小苔此刻满脸都是泪痕，她抽泣着感受身下的软肉被一个圆润的东西亲吻，小脸红了红，低声应到：「嗯唔……像……像主人的龟头……」说着，两腿夹起，果真又泄了一次，见碗中有了小半碗的水，宫珏仍不满足，东西入得更深，口里坚持道：「说说主人的肉棒是怎麽插你的……嗯……又在抖了……骚屄……」

顾小苔抱着床柱，无助地答道：「嘤……主人的肉棒每次都填的好满……时间还很长……精液也多……呀呀……主人……我不行了……」几句话的功夫下来，顾小苔连续泄了两三次，宫珏看她面色娇媚，又问道：

「就这样吗！说的仔细点！说进去的时候你是什麽感觉！不然今天饶不了你！」顾小苔有气无力地呻吟：「嗯哈……主人的大龟头每次都会操到最里面…………上面还有青筋……人家一缩小穴……恩恩额哈……那个肉棒就、就变得更大……每次都把我操到射出来。」

「唔啊……主人……轻点啊……不能深了……呜呜……坏蛋啦……」「恩恩……我要到了……不行了……」

叮叮咚咚的水声不断传来，仿佛是小孩子在尿尿，宫珏看着顾小苔躺在床上，浑身发软，终於心满意足地替她解开绳子，搂到怀里，又将面卷蘸着那碗淫水送到了顾小苔的嘴里，顾小苔挣开迷蒙的眼睛，感觉有个软软的长条东西往嘴里伸，下意识的含住，回想起那时吃的东西後，便红着脸将它缓缓吃下肚子，殊不知宫珏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喂了两三次後，顾小苔哼哼道：「吃饱了……不吃了。」「你吃饱了？下面也吃饱了吗？」宫珏抱着她，分开她的腿，缓缓刺入，腰身有规律地挺弄。

「嗯哈……主人……好舒服……」顾小苔抓着他的肩随着他上下迎合，也不知过了多久，宫珏换了个姿势，让她背对着她坐在怀里，又将顾小苔的三魂插去了七魄。

「舒不舒服？嗯？主人对你可好？」

「好……唔哈啊……好厉害……每次都把人家弄哭……」「啧啧，骚屄，哭大声点，让别人知道我是怎麽把你弄哭的……」「嗯嗯咿呀……不行了……不行了……」

……

「小苔，我要射了，你张好腿，吃主人的精液，懂了吗？」「好……咿呀……啊啊啊……好浓好烫……主人的精液在人家的小穴里。」宫珏起身擦干两人的身子，原本还想再来一次，却见顾小苔已然昏睡过去，不禁了然一笑，轻轻在她额头上印上一个吻。

☆、终

宫珏成了年，按理说应该接管家里的财产，但他的身子一直「病弱」，一日比一日虚弱，听说已经下个床都很费力。

而此时，可怜的顾小苔正侧躺在床上，承受着「病弱」的大少爷有力的撞击。

素白的长指抓着被子，嘴巴咬着枕头，嗓子里时不时发出几声呜咽，眼眶红红的，右眼下方的被单上有一小滩泪痕。

「好紧……放松点。」宫珏贴着她的身子说道，下身的动作不停，明显的水声荡漾在整个屋子里。

顾小苔抓紧了被子，努力想放松，却被身後那人有力的挺入刺激的更加敏感，越收越紧，她实在没有力气去再试一次。

粗长的肉棒快速抽动，因为是侧躺的姿势原本就紧致的花穴越发要人命，顾小苔的两条腿酸软无力，她已经不知道被干了多久。

这段时间大奶奶天天来探望宫珏，两个人经常温存到一半就听到院外的脚步声，只好一直忍耐。奶奶来看他是想关心他的身体问题，可惜宫珏在家产这方面实在没兴趣，於是整日装出一幅要进棺材的样子，这一日奶奶去庙里上香，两人偷到一天空闲日子，自然不可避免的黏在一起。

心满意足的把第三股精液射在温暖的小穴中，宫珏替两人擦干身子，穿上干净的衣服转到宫萧房里。

「我看这个时候差不多了，没几天大奶奶就会失去耐心了。」宫珏看起来很是放松，「到那时候家里的事情就归你管了。」宫萧冷冷的看着他，没有接这个话，而是说道：「你想好去哪里了？」「那还不简单？我去养病呗，」宫珏微笑，「外面那群白痴太好骗了。」「顾小苔怎麽办？」

「啧啧，我的女人当然要跟我走。」

宫萧白他一眼：「她的卖身契你知道在哪里？」「早就弄到手了。」

……

两个人就如何完美开脱商量了一阵，最後终於一锤定音，宫萧脸色也缓和了些，调笑起来：「你就这麽确定顾小苔会跟你走？」这个问题让宫珏愣了一下，是以他回到房内的时候还在沈思，最後凑到还在沈睡的顾小苔耳边喊道：「小苔……小苔。」

顾小苔皱了皱眉头，嘟囔道：「干嘛……我好困。」「小苔……你愿意跟我走吗？」

「走？去哪里啊。」她比较关心有没有好东西吃。

「嗯，我们去山上找个屋子住下来好不好？」

「好……不好……我爹娘怎麽办？」

「我会给他们送银子的。」

「真的……那好吧，你不能骗我哦。」

宫珏还没回答，就见顾小苔又闭眼睡着，心下总算舒坦了些，捏了捏她的脸。

计划十分顺利，宫珏那幅样子成功骗到了大奶奶，宫萧暂时接手家业，而宫珏则声称去山中静养，带着顾小苔和几个贴心的仆从去了山中。

当然，那些仆从会被送下来的，宫珏怎麽可能容忍别人打扰他和小苔？

普通却舒适的山中府邸之中，传来女人的低喘。

「少爷……你不要来了……呜……坏蛋！」

【完】

51870字节